

伤感之城

叶细细著 谷晓芳插图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爱情的故事到底要演绎几遍才能过瘾？

情感的状态到底要蔓延多深才能快乐？

幸福的泪水到底要流到何处才能不悔？

痛苦的笑容到底要怎样绽放才能忘却？

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，因为每一次遇见爱情，都是晕头转向，
因为每一次痛苦过、快乐过，都会发现一种全新的爱情答案。

也许太多故事，太多梦，只是为了成全爱情的N种解法。

伤感 之城

叶细细著 谷晓芳插图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伤感之城/叶细细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2.1

ISBN 7-5321-2247-6

I. 伤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3645 号

责任编辑:谢 锦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插 图:谷晓芳

伤 感 之 城

叶细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2 字数 141,000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,100 册

ISBN 7-5321-2247-6/I·1802 定价:1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5129121

目 录

第一章 前生皮影 1

她时常分不清幻觉与真实，梦里与梦外，有时甚至想，自己早已死过千百年，如今不过是一个魂，在这个世上，了一个愿，愿了了，她便烟消云散。

第二章 木扣子的男人 37

一个戴着半块孔雀坠的女孩终于等来了另一个戴孔雀坠的男人。他们在这个华艳古旧的小城相遇相知，浪漫而一往情深。以为会到老到死，用他们今世的情来解开一个千年未完的结。

第三章 蝶梦我 70

在一起没有几天，却像度过了整个青春，漫长而短暂，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，就像是流星，从天庭一滑而过，留下夺目的灿烂。

第四章 一场沉沦的爱情 120

一条缺少爱情氧气的鱼，在水中挣扎，浮起、下沉、侧身跳跃，用尽所有的力气，拼着最后一口气，跃向水面，悲哀的是，她不是爱上了不能爱的飞鸟，而是被水草缠住了身体，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，没有奇迹出现，只能选择死亡。

第五章 伤感之城 185

遇见你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，我愿相信两个人的相爱，原本是为了圆一个前世未圆的梦。

第一章

前生皮影

后来，子衿在一次文学大赛上，写了一篇名为《轮回》的小说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兰芝与仲卿轮回，兰芝是穿着复古时装的白领小姐，仲卿是学校的教书先生，两人在上海的地铁车站一见钟情。

子衿第一次梦见焦仲卿，是在十七岁。

那晚，一个汉代的小吏，来叩她的房门。打开门时，她看到的，先是一片月光，接着是月光中，一个模样清俊的男子。

“你找谁？”她问他。

“兰芝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男子一脸焦急之色。

“你找错人了。我是子衿。”子衿欲关门，却被小吏拦住。

他急急地说：“你是兰芝，你不是子衿。你还记得我们前生的故事吗？等了那么多年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没有偷生，你投水之后，我亦自缢于庭树。但是，在阴间，你不肯原谅我，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我无法解释，等我想开口解释时，你已重新投胎。我一直等着这样一个月圆的夜晚，等着你的睡梦中有我，这样，我可以了却一份心愿，让你明白我的心意了。”

子衿望着小吏忧伤的目光，一时愣住了。

小吏幽然长叹一声，而后低低地说：“兰芝，我去找你，你一定要等我。”

说完，满院子的月光倏然不见，起了好大的雾。

烟雾中，子衿什么也看不见。

她在雾海中转着圈，有些茫然地喊着：“你是谁？”

梦，忽然就断了。

子衿清醒过来时，满头的汗。她猛然坐起身，在幽暗的小室内，似乎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。等她逐渐平静下来后，她看见卧室门把手上，那只夜光的佛像轻轻摇动着，室内并无风，似乎真有人来过似的。

“兰芝是谁？”子衿愣愣地想，“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。”

高二女生子衿穿着小蓝格子的背带裙，坐在教室内，低头翻一本书。正翻着，过来一个穿着牛仔背带裤的女孩。女孩圆脸，有着一双印度女孩的大眼睛。

“看什么呢，这么用功？”女孩说着，一把抢过子衿手中的书。

“何菲，别捣乱，我正在查昨天的梦。”子衿站起来，去抢书。

叫何菲的女孩比子衿高出大半个头，此刻，正举高了胳膊。子衿够不到，急得跳起来。

何菲瞄了一眼书，是一本《周公解梦》。何菲顿时笑了，把书撂到子衿的课桌上说：“你怎么信这个？”说着翻了一页，对子衿说：“你看这一条——‘梦见喝酸奶，表示近日有好运。’周公那个年代有酸奶吗？”

“信则灵，不信则不灵，你可以不信，我为什么不能信？”子衿仰起清秀的小脸，非常虔诚地说。

何菲扑哧笑了，她说：“我几个月前，还为书商做过一本《人

关后购物指南》的书稿呢，可是，我知道什么呀，还不是书商的一个枪手，赚点钱而已。”

子衿低声说：“何菲，你不知道，我昨天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汉代的小吏来找我，他叫我兰芝。”

何菲又笑起来，正欲搭话，上课铃响了。

这是一节古文课，讲的是一篇传世名作《孔雀东南飞》。

轻轻翻开书本，子衿的心跳忽然加速。

寂静的教室内，只有女老师的诵读声：“汉末建安中，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，为仲卿母所遣，自誓不嫁。其家逼之，乃投水而死。仲卿闻之，亦自缢于庭树。时人伤之，为诗云尔……”

那一刻，教室内的一切忽然遥远淡化，一个弹箜篌的古装女子，出现在子衿的面前。女子坐在深宅内，四周香烟袅袅。

哀怨的琴声。

啪、啪、啪。子衿看到昨夜梦中的男子，在敲黑漆漆的木门，弹箜篌的女子起身开门，两人相见抱头痛哭。男子从青衫内取出一只开了满屏的孔雀坠子。

孔雀坠子是由两块玉合之，分开来，便成了半只屏。青衫男子将半只玉孔雀递给女子，自己留下另外半只。

男子对女子说：“兰芝，如果今生不能在一起，愿来生以这半只孔雀坠子相认，当孔雀开满屏后，我们便可再续前缘了。”

就在古装女子终于要抬起头时，子衿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拉回到现实中，幻觉刹时消失不见，子衿感觉下身忽然一暖，继而黏湿湿的，有些轻微的痛感。

诵书声还在继续，子衿偏过头去，看向窗外。五月的阳光在午后刺人眼目，女老师脆薄的声音穿过纸一样的阳光，扩散而去。

明明是在白天，却像是在梦里，子衿漆黑的眼内写满了迷惑。她不明白，今天学的课文，怎么会在昨夜出现在她的梦里。



明明是在白天,却像是在梦里,子衿漆黑的眼内写满了迷惑。她不明白,今天学的课文,怎么会在昨夜出现在她的梦里。

而且，她有了初潮。

那天课后，子衿躲在厕所里，看到卫生纸上那一片暗红的血时，眼泪忽然掉了下来。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哭，何菲她们早就有了，可是，她还是有点难过，至于为什么，她也说不清楚。

晚上，子衿没有去上自习，也没有回家，而是留在了宿舍，整个人无精打采的。

九点钟的时候，何菲拿着一份报纸回来了。一进门就大声嚷嚷：“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怪的事啊？”

子衿没有搭理何菲，因为烦，索性用枕巾蒙住头。

“妹妹，睡啦？”何菲掀开子衿脸上的枕巾，把报纸盖在她的脸上，自己踢掉鞋，上了上铺。

子衿拿起脸上的报纸，匆促地扫了一眼。

晚报的头版标题赫然写着：植物人沉睡十载起死回生。

子衿对这个陌生人不大感兴趣，她丢掉手中的报纸，问何菲：“何菲，你说会不会真有轮回这回事？”

何菲坐在女生宿舍的二层木板床上，穿着粉蓝的T恤牛仔短裤，看不见下铺的子衿，像只有她一个人在屋内。屋顶上亮着一盏二十瓦的灯泡，灯光昏黄，黄的光晕隔着架子床，花格子床单，铁丝上搭的蕾丝内衣，隔着许多铁质的、木质的、布质的杂物，何菲将腿放在床沿外，像是踩进浅浅的光中。

坐在下铺的子衿，便看见了何菲从上铺探下来的两条长腿，一晃一晃地打着拍子。

子衿拎起一本书，挠挠何菲的脚心，那对裸足立刻像两只受惊的鸟一样，转瞬就不见了。

何菲弯腰，探下半张脸来，说：“身体不舒服还捣乱。”

子衿问她：“何菲，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没有？你说，《孔雀东南飞》会不会有续集？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果在今生相见，会不会各执半只玉孔雀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？”

何菲叹了口气：“子衿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不要老看死人的书，老听死人的音乐，你这样胡说八道下去，将来谁肯娶你？东汉时期的事情，谁知道？我又不是古墓派的掌门人。”

子衿听了何菲的话，扑哧笑了。

何菲在上铺听见子衿的笑声，便一手撑着床沿，轻轻一跃跳了下来。何菲时常这样，下床时不踩梯子，卖弄她的两条长腿。

何菲一屁股坐在子衿的床上，伸手拎起子衿枕边的书说：“你看你看的都是些什么书？《再生与投胎》、《中国占卜奥秘》、《易经今译》……还有这音乐，不是巴哈就是帕格尼尼，把女生宿舍闹得跟鬼穴似的。”

子衿拍拍何菲的头，笑道：“平常是谁老缠着我给她算命来着，现在倒装得一本正经。”

何菲笑着打她，一边拎起先前那张报纸说：“照你这样说，报上登的这个植物人是第二度轮回了？”

子衿笑。

两个女生在床上推推搡搡，闹了一会儿，才停下。子衿的一只麻花辫子乱了，不过那种惺忪的样子，倒有点像美人晨梦初醒。

其实，子衿与何菲是性格完全相反的女孩。何菲身上穿的，通常是大哥穿旧的男式布衬衣，旧仔裤，走路走累了，随意而坐，剪很短的头发，说话很大声；子衿却穿蕾丝花边的圆领上衣，白裙子，工艺鞋，淑女得不得了。奇怪的是，两人却是好朋友。

章子若出现之前，子衿与何菲总是牵着手同出同进，像是彼此的一个影子。班内的同学常说：“找到子衿就找到了何菲，见到何菲就见到了子衿。”

两人出去玩，搭公车时，总是何菲跑到前面，先上去给子衿占座位。等子衿上去后，何菲便拍拍子衿的头说：“妹妹，你以后没有男人怎么办啊？”子衿对何菲充满了依恋，压根没有想过

有一天何菲会有男友。

一切与《孔雀东南飞》有关的奇遇，发生在一个月之后，何菲十七岁生日那天。

这天，何菲在家里搞了个小型 Party，请了一些同学。

子衿去的时候已是黄昏。

何菲家住的地方挺荒的，只有惟一一路大巴士出入，途经白鹿园公墓。

子衿上了大巴士，车上空着两个座位，一个很小的孩子在车上跑来跑去。也不知为什么，子衿上车后感到很不舒服，她没有找座位坐，而是站在售票员的旁边，扶着栏杆。

车窗外的车流、如盖的桦树、肯德基店一掠而过，不断有人下车上车。又开了一段距离之后，子衿忽然觉察到是因为什么不舒服了。她环顾了一下车内坐的人，忽然觉得每张脸都十分郁暗，还有些灰，绝对不是光线的缘故。

这让子衿想起一首诗来：

我梦遇死神的列车，冒着白烟，
车上装满老人、青年、妇女和儿童，
个个容光满面，叽叽喳喳。
一个红脸膛老汉正向大伙儿讲述
他被卡车碾死的故事。
孩子们欢快地从车厢这头跑到那头。
死神剃个光头，眼露喜色，
抽着烟斗，专注驾车。
我大声问：你们这是去哪？
死人们兴高采烈地回答：
我们去乌有之乡。

这首诗的名字叫《我梦遇死神的列车》，是子衿从一个手抄本上看到的。现在，她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搭上了这样一辆车，满车都是欲进冥界的人。

满车的人竟没有一个说话的，让人难以确定活着的真实性。很快到了公墓，一个个黑漆漆的墓碑竖在那里，丛林一样。晚风从车窗内涌进，轻轻扬起子衿半长的头发。

天空已成暮蓝色，浅浅的蓝沉淀着深深的蓝。子衿在恍惚中，似乎看见公墓外的红灯笼下站着一个身着古装的女子，看不清面容，但可以感觉到她在朝这部车招手。子衿疑心是自己的幻觉，因为满车的人都非常镇静，似乎并没有发现有何异常。这时，子衿上车时产生的不适感越来越强烈，等车过了公墓，她便迫不及待地下了车，她总预感要发生什么。

子衿下车时，与一个灰头土脸的女人错身而过，那女人上了车。

非常荒凉的公路，子衿一个人站在那儿，目送大巴士前行。夜晚的风，轻轻扬起子衿白色的裙角，像是暮色中，一只羽化成仙的鸟。

子衿的预感很快被证实。大巴士没开过十几米，便轰然一声巨响，撞在了旁边的一棵老桦树上，百年的桦树竟然经不起这剧烈的相撞，惊天动地地倒了下去。

子衿愣了半天，才清醒过来。

跑过去时，才知道大巴士是为了躲避一个卖玉器的阿婆，但还是撞了。阿婆穿着白衫子，整个人已被大巴士撞飞到几尺外的柏油路上，推的一车玉器也四散飞扬，撒了一地，有些玉器已经碎了。

红色的大巴士冒着黑色的烟，司机的头骨碎了，双手依然死命抱着方向盘。

满车的人无一生还。

子衿站在月色里，四周躺满了不再苏醒的人。

那一刻，万物无声，只有子衿一个人目睹了这场死亡。

救护车过来，已是半个小时之后。

子衿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赶来救护的人跑来跑去，将死去的人一个个抬上车。

而后，白色的救护车呼啸而去。

四周重新安静下来。

子衿惊魂未定地往前走，踢到了一块玉，便弯身捡起，仔细看了看，似乎不能确定，再仔细看了看，好像是开了半面屏的玉孔雀，在月亮底下，散着幽幽的光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晶莹美丽，子衿忍不住把它紧紧握在手心里。

神思恍惚的子衿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，才来到何菲的家。里面灯火辉煌，该来的人基本都来了。何菲见到子衿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天哪，子衿，我们等你等得全成大鸵鸟了，如果你再不来，待会儿我家房顶都要被拆下来吃了。”

“我——”子衿想把路上的奇遇告诉何菲，可是，话到嘴边又打住了，她想何菲肯定不会相信，一定会觉得她在找借口，只好笑了笑。

进客厅后，何菲把子衿介绍给大家。何菲拍拍正在聊天的一个穿紫色短裙的女孩说：“别说话了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，这是我最好的女友子衿。”

坐在沙发上的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女孩对子衿摆手：“嗨！”这时，一个穿绿T恤黑长裤的男生抢上前来：“子衿，你好。久慕大名，来握以革命之手。”说完，先伸过手。子衿也伸出手与男孩轻轻一握。何菲笑着，挥手打开男生的手道：“女孩子的手是轻易能握的吗？多少次了，见到漂亮女孩就失态。”

周围的人笑起来。

正闹着，从厨房过来一个男生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长手长腿，个子有一米七八，一条仔裤穿得松松垮垮。男生过来，对大家说：“西餐已经凉了，人都齐了吧？”

座中一个胖女孩站起来：“何菲，我都快饿瘪了。”

何菲对那女孩说：“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胖了吧？不是我不让你吃，你倒真应该很自觉地绝食，不然以后只能选择去当相扑手了。”

何菲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，却惹恼了胖女孩，那女孩子便过来追打何菲，一边说：“别以为你今天生日，就可以欺负人，别让我追上你，否则可有你好看的。”

“别打了，西餐凉了，等会儿就真不好吃了。”高个子的男生说。

两个女孩这才停下来。

吃西餐的时候，座中一个男孩问何菲：“阿姨不在家吗？”

一时沉默，有人给那个男孩使了个眼色，不过只是转瞬之间，何菲便恢复常态。何菲说：“我五岁的时候，他们离婚，我妈跟别人走了。我爸——”何菲停了一下，似乎不大愿意提及，只说，“我自小是被大哥带大的。”

“你大哥？他不来一起玩吗？”一个女孩问。

何菲笑了一下：“我大哥不喜欢太闹，他知道我们今天耍玩，早早就出去了。他总说与我们有代沟，其实，他不过比我们大四五岁，却总是倚老卖老，我顶不喜欢。”

何菲的话使气氛轻松下来。

吃过饭后，高个子男孩又做了五层高的果盘，大家纷纷拍掌叫好。

何菲和子衿站在人圈之外，晚上，何菲喝多了酒，脸有些淡淡的红，头也有点儿晕，她看着那个男孩子对子衿说：“其实，男

生有一手好厨艺,也会给女生带来特别的好感。”

子衿问:“你指他?”

何菲笑道:“只知道他叫章子若,是一个朋友带来的,第一次来我家就自告奋勇下厨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男生呢!”

子衿扭脸看着何菲亮亮的眼睛,又看看那个叫章子若的男生。何菲还从来没有如此夸赞过一个男孩子。不过,那男孩子确实不错,个子很高,阳光灿烂,还有一手不知哪儿学来的好厨艺。

那天玩得很晚,子衿大概是受了一晚上的惊吓,别人敬酒,她便一杯杯地喝,仿佛渴望在微醺中找到一些安定。而子衿根本就不胜酒力,不过几杯就醉了。

许多事情在发生之前,没有一点征兆。

何菲一直以为子衿会先有男友,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因为子衿是那种楚楚可怜的女孩。何菲说:“任何男人见了子衿都会产生怜惜之情,忍不住要去保护的。”

而章子若,那个长手长脚的大男孩子,只见了何菲一次,便把这个不拘小节的女孩俘获了。

何菲先子衿恋爱了,在十七岁的生日 Party 上。

何菲有了男友之后,子衿好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,她早习惯了与何菲独处的日子。后来,何菲看出来了,怕子衿孤独,常邀她加入他们的活动。

子衿当然会知趣地拒绝,偶尔忍不住也充当电灯泡的角色,和他们在一起。

子衿顶喜欢听章子若弹吉他,每逢子若弹吉他,总是眼光专注地凝视着何菲,他对何菲深情地唱: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,谁为你做的嫁衣。”

子衿在一边坐着,看着两情缱绻的他们,会感动得掉下泪

来。

不与何菲、章子若在一起时，子衿常无聊地留在女生宿舍，半靠在墙上，听巴哈或帕格尼尼，手中翻一本她热爱的书籍：《再生与投胎》。或者，拿出那半块玉孔雀，浮想联翩。子衿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个古老的故事有着什么联系，或者有个人在假借她的身体完成着什么，她一直有这样的预感。然而，此后的日子不过是上课下课，读书考试，无声无色，波澜不惊。

这期间，何菲与章子若却发展迅速，两个人常在周末消失不见，周一一起回学校。

寂寞中，日子总是非常难熬。

两个月的假期，是子衿掰着手指，一天天度过的。而该死的何菲，竟然一个电话也没有给她打过。百无聊赖中，子衿只好一个人出去逛街，后来，就逛到了回民街。

在这里，子衿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东西：玉镯、胭脂盒子、清朝贵妃娘娘戴的长指甲套、陶马、兵马俑，还有皮影。

这些香艳的东西，让子衿整个人都呆住了。

那天的阳光非常烈，粉薄的裙子都汗湿了，她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太阳底下，看皮影铺的伙计上演一出《香莲配》。

接着是《金碗钗》、《金素庵》——直到《哭兰芝》。

子衿抿着嘴，黑黑的眼仁逐渐蒙上一股雾气。她纤细的手指，紧紧握住了胸前挂的半块玉。玉在手心内，先是微微的凉，很快就随同子衿的体温，温暖起来。

古玩街，人来人往。吹坝的吹坝，打鼓的打鼓，皮影戏一直演到黄昏。子衿站在街头看皮影戏，不时有人撞到她，她似乎并无察觉，依然沉迷在戏中。

以后，子衿每天都去看皮影，没多久，就成了皮影通。她知道一场声势浩大的皮影只要五个人就够了：专司皮影表演的“签子手”，担任全戏的念、唱兼司月琴及击打乐的“前首”，主司

二股弦演奏的“上档”，主司板胡演奏和择签子的“后槽”，司梆子、碗碗等乐器的“下档”。有了他们，便可“灯下敷衍千古事，影中情舞鼓乐声”了。

子衿想，皮影真是一场华美的盛宴，一坛陈酿千年的茅台酒，难怪许多人面对皮影时，会没有自制力。

那天快七点了，子衿才回家。走到楼下，天还没有大黑，来了一个收旧货的，站在架子推车前。子衿本是不经意，正待走，一眼瞥见推车上的一本很旧的《南飞记》，鬼使神差地便停住了脚步。

子衿拎起书，问收货的：“这本书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收来的。”收货的心不在焉地说。

子衿在昏黄的光线里翻着书，翻着翻着，就觉得有泪要流出来。那些苍黄的书页仿佛带着一种熟悉的味道，勾起子衿记忆中那些朦胧的冲动，就像当年遇到那块孔雀坠子一样，要不管不顾地抓在手中。

花了两元钱，子衿从收货的老头手里，买下了这本书。她不知道为什么要买，只觉得她以后的生活将与这本书有密切的关系。

《南飞记》讲的是汉朝时候的故事。那时候，有个名叫焦仲卿的小吏，他不但长相英俊还儒雅博学，当时，去仲卿家说媒的可多了。仲卿却看上了一个名叫刘兰芝的女子，兰芝出身贫贱，却温柔美丽，见到仲卿后，两人情投意合，很快嫁娶。谁知婚后生活并不如意，兰芝的婆婆十分刁钻，在婆家，兰芝纺纱织布，喂鸡做饭，照顾小姑，每日里疲累不堪，然而，婆婆还是不喜欢这个媳妇，对她百般刁难。兰芝白日在家受尽了气，还不敢对仲卿说，每夜，只是等仲卿睡着之后，才暗自垂泪。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几年，最后，婆婆还是不满兰芝，逼迫仲卿休妻。仲卿是个孝子，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，却又不舍贤淑的妻子，于是，心生一